

《铜陵有色报》——我成长的阶梯

如果说在新闻报道上、文学写作上以及摄影上，我有了一些小小的收获,那么,首先感激的应该是《铜陵有色报》。这是我发自内心的话,因为没有《铜陵有色报》,或许,我的人生就会改写。

对于《铜陵有色报》的喜爱缘于我对文字的爱好。上学和在部队时,我都喜欢文学,也尝试着用自己手中的笔来进行创作。来到矿山后被分配在当时的安庆铜矿公安科,闲暇时翻看报纸,被这份叫《铜陵有色报》的报纸所吸引。公安科是矿山保驾护航的得力部门,承担的任务也很多,我有一种很想将本部门所做的成绩表达出来的愿望。起先是在矿广播站投稿,政工部门的同志见我有些文字基础,鼓励我向《铜陵有色报》投稿,没想到一投便被采用,激情也更加高昂。但是,我自知在新闻写作上还是个门外汉,必须要系统的学习,于是,我买来《新闻写作知识》、《新闻写作入门》等书籍认真地拜读。不久,矿举办通讯员培训班,我仰慕的《铜陵有色报》社老师们面对面给我们授课,还现场给我们布置“作业”,第二天一早,我第一个将“作业”交到了报社老师的手中,不久作业又变成了铅字,更激发了我的干劲。常常是一篇稿件还没采用,另一篇稿件已经在邮寄途中了。有一次,《铜陵有色报》社举办“白鰲豚杯”征文比赛,矿政工部鼓励我参赛,没想到下半年评比时,我获得了“三等奖”,矿党委书记带着我一同去领奖,走上领奖台的那一刻,我感到自己真的很荣耀。

单位的领导对我写稿也很支持,常将一些上报的材料交与我写,虽然没有写过这类材料感觉有些为难,但是,有领导的鼓励和信任,我就放开胆子写了,这样的锻炼对于我来说是难得的成长历练。1997年,我被调到

领导支持稿件多

有一些往事,虽已远去,却永远铭记。有一种关爱,穿越时空,却历久弥新。《铜陵有色报》创办60年来,其培养的“铁杆”通讯员可谓成百上千;偶尔“客串”一下的“外围”通讯员可谓成千上万;而默默无闻的“粉丝”或读者数以数十万甚至百万计。有比较才有鉴别。我一直在想,在集团公司内部,同样的二级单位,同样的通讯员队伍,为什么有的单位长年稿件不断,生龙活虎;而有的单位却长年“沉默寡言”,悄无声息。有的单位通讯员队伍“阵容强大”,梯队合理;而有的单位只靠一二名通讯员“孤军奋战”,苦苦支撑。我总觉得,这里有一个领导支持与重视的问题。比如冬瓜山铜矿、安庆铜矿、铜山矿业公司、铜冠物流公司等单位,无论是稿件数,还是在通讯员培养方面,堪称楷模。通讯员在写稿投稿过程中,其天赋、灵性、勤奋等因素固然重要,但领导的支持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我很幸运,在写稿投稿过程中,曾得到过多位领导的支持。

记得初始当通讯员时,曾遇到一位儒雅而内行的领导,他就是有色地质队原党委书记吕文秀。吕书记早年毕业于芜湖某师范学校,20岁时就在芜湖市青联副主席的岗位上历练过,后担任原机械总厂宣传部部长、党委副书记等领导职务。他温文尔雅,惜才爱才,对我堪称“知遇之恩”。他知道文字工作是件费脑子的事,我在一线工作时,他特地给工区打招呼,专门为我腾出时间搞宣传;我在金康公司工作时,他通过政工科支持我;我到机关工作后,他更是从人力、财力上支援我;在写稿过程中,当背后有人叽叽喳喳议论时,他挺身而出,予以澄清和保护。使我心里暖暖的,因此创下了在《铜陵有色报》一年发稿100多篇的记录,这一段,可以说是我写稿的第一个高峰期。

我写稿的第二个高峰期是2003年底至2005年初和2008年初至2010年底。由于铜都环保、铜冠机械公司主要领导王伍升、范锡生等人的支持和推动,也由于《铜陵有色报》的青睐和重视,我先后在《铜陵有色报》上发表了大量的新闻作品,尤其是“大块头”通讯。

2014年下半年以来,由于工作环境的宽松,我的新闻写作进入第三个高峰期。有朋友问我:“你最近写稿发稿怎么突然多起来了?”我也轻声问自己,为什么近一年来我的写稿热情空前高涨?为什么我能在写作中激情迸发?为什么我在新闻写作之余还连发了许多散文随笔?我想,这恐怕和主要领导的开明、分管领导的强力支持分不开。

归根结底一句话:环境越“给力”,写稿越有力;领导支持多,发稿自然多。

王征社

矿山下属的三安公司担任专职秘书,我没有停止新闻写作,还在公司内部成立了新闻报道组,带领爱好新闻写作的同事们积极向报社投稿。那些年,我几乎年年被矿和《铜陵有色报》评为“优秀通讯员”。

2009年2月,我调到了心仪已久的矿政工部,担负起了全矿的宣传工作,我将积蓄多年的能量释放出来,在矿和部门领导的支持下,我将新闻靠近生产一线,主动与一线职工交朋友,采写出不少鲜活的一线新闻,还在矿内局域网上首开访谈节目,采取图文并茂的形式,让干部职工走进我的访谈。尤其是在矿山进入转折发展时期,部分干部职工产生迷茫时刻,按照矿党委、矿部要求,我与同事新辟“两个转折大家谈”栏目,邀请了从矿领导到管理人员、科技人员以及班组长和职工,大家都来谈体会、谈认识、谈如何为矿做贡献,为党委、矿部统一全矿上下思想认识做出了独特的努力。这几年,也是我新闻写作的巅峰时期,其



《铜陵有色报》——助我成长

今年是《铜陵有色报》创刊60周年。说起《铜陵有色报》,很惭愧地说,真正与其打交道也才有两年。

我从小就有着爱读书、写作的“毛病”。上班后,每天一下班不管多苦多累,我都会看看书、读读报,多少写点东西。2012年12月的一天,机缘巧合,矿宣传部门的同志对我说:“你喜欢文学,可以写写新闻稿啊!”我瞪大眼睛指着自己的鼻子说:“我只是爱好文学,写报道可是门外汉,一次也没有写过。”“写吧,写完了我们给你把把关。”就这样,我和《铜陵有色报》结下了不解之缘。

第一篇写的是单位开卷扬机的女工周红云。白天我在单位和她交流,晚上10点多钟了,我还坐在家冥思苦想,我真不知道如何去写,经过反复构思后,我像学生做作文那样把事情的经过写了出来。稿件完成后我又从头到尾读了数遍,第二天一早,我从邮箱把稿件发到矿宣传部。半小时后,我接到矿宣传部的电话说稿件修改后并发出去了。

当我的处女作——《我的愿望是

中,2013年,在《铜陵有色报》发稿就达180多篇,全年累计在各大报采用稿达350余篇。还先后受邀《铜陵有色报》、《铜陵日报》、安庆广播电视节目和两家大型企业等给通讯员们谈新闻写作和新闻摄影的体会、授课等。

辛劳的汗水赢得了组织上的认可,2014年初,我被调到矿办公室担任部门副职,尽管行政事务多了和写材料的任务重了,但是,对新闻的爱好丝毫未减,只要发现好的新闻线索,我依然会挤出时间紧追不放。采写好的新闻稿件,我还会按照“老规矩”首先投稿给《铜陵有色报》。

与此同时,在文学创作上,我也打开了另一番小天地: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及故事被省内外多家报刊采用。小说《红门半梦》荣获安徽省消防文学大奖赛三等奖,散文《深山有座红书屋》在安徽省委统战部举办的《我的同情心,我的中国梦》征文比赛中获得三等奖,散文《飞碟,一个令人向往的传奇》



《铜陵有色报》——助我成长

脚踏实地做好本职工作》发表在《铜陵有色报》上时,我看了一遍又一遍,激动和喜悦之情是难以形容的。一篇700字的“豆腐干”,使我迷上了新闻报道。

打那以后,无论是在上下班的车上,还是在岗位上;不管是单位,还是家里,只要周围一有新鲜事儿,我就用笔将它记录下来。简讯、通讯、现场短新闻、工地故事等样样都写。几乎天天写,天天改,只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有时候为了写一篇报道,别人只要一个小时就把一篇文章写好了,而我却要花四五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有时为了开头的第一句话就要考虑半个小时,有时候一个标题都要反复斟酌好长时间,老笑话我是“磨稿子”、不是写稿子。但他也常常夸我肯吃苦。

我认识到写新闻报道光凭写稿热情还不够,还要不断“充电”。我就订阅《铜陵有色报》和购买有关新闻报道书籍,努力钻研业务知识。利用业余时间,我就多看新闻书籍、多看报刊、多听新闻、勤动手写稿、勤动脑思考。深入一线和工人交谈和采访,从中发

是源泉也是园地

报》首发的,不为什么,就因为《铜陵有色报》是自家的报纸。我积极参加《铜陵有色报》举办的文学征文活动,获得一些奖项:1989年1月,小小说《一天里的故事》获“凤凰杯”微型小说征文大奖赛一等奖;1994年1月,散文诗《挥手之间》获“凤凰杯”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征文二等奖;1994年11月,小小说《闲扯》获“白鰲豚杯”时代风采征文三等奖;1996年1月,小小说《“矿花”的故事》获“线缆杯”身边的故事征文一等奖。在集团公司举办的“我和我的铜陵有色”故事征集活动中,我整理的《代号:75—31—05》,编写的《从“老五百”到“一三三”》、《井边铜矿纪事》都在《铜陵有色报》发表后,收入到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创造成就未来》丛书。

我觉得《铜陵有色报》很重视作者队伍的培养。说起来我既骄傲又惭愧,骄傲的是,我取得一点点成绩,《铜陵有色报》就给予我很大的鼓励。《感觉》、《客气》、《“矿花”的故事》等一些作品在发表的同时,也发表了编辑老师对这些作品不乏溢美之词的评论文章,如评论《感觉》的“多少人同车 尽在感觉间”、评论《客气》的《“客气”的背后》;在冬瓜山铜矿举办的新闻和文学创作培训班上,《铜陵有色报》编辑老师对我的作品进行了中肯的点评,使我受益匪浅;在1988年底时,我不过发表10来篇作

荣获《飞碟探索》杂志征文二等奖,故事《收费厕所》荣获《故事会》杂志年度好故事三等奖,报告文学《和风吹动浪花》被省地税系统评为“优秀报告文学作品”……另外,散文《最好的生存之道是适应》、《希望花儿开》、《听到花开的声音》、《将上班当作旅行》等先后被几所中小学作为辅导教材。我自己也先后加入了安庆市作协、安徽省作协。

回首文学创作之路,我同样感激《铜陵有色报》,上世纪90年代初期,我的文学创作还很稚嫩,当我忐忑不安地将每一篇文学稿件邮寄给《铜陵有色报》时,依然是报社的编辑老师们给了我包容、鼓励和扶持,是他们让我的文学梦一步步地变得清晰,是他们扶持我走向了文学的殿堂。

对于《铜陵有色报》,我充满了敬意——因为它过去是,现在继续是我成长进步的阶梯!

杨勤华

亦师亦友 相伴永久

人过花甲,则步入耳顺之年,开始领悟人生,学会一切,可独步凡尘任潮涨潮落,可笑看世事随云卷云舒。《铜陵有色报》创刊60年则寓意又一个新的开始,是成熟后的自信,是收获后的积累,多少坎坷事都付笑谈中,青山依旧在信步风雷动。

我自1990年招工来到矿山,就爱上了这份企业自办的企业报,四开四版,每周两期,反映的都是咱有色的大事小情,写的是身边人、说的是身边事,作者也多是一线业余通讯员,文短版面活,报小信息多。那时交通不便,信息不畅,报纸从铜陵交换到安庆铜矿,再传到一线班组,往往是几天之后,周报成为旬报,甚至月报,但每期报纸一送到,便会被工友们一抢而空,爱看爱读爱收集,明情说理长见识,深得工友同事的欢迎。不过喜爱归喜爱,那时总觉得报纸、报社离我很远、很远。

第一次向《铜陵有色报》投稿,到现在我仍记忆犹新。1991年因被评为优秀团干到集团公司团委参加表彰会,就在报社旁边,刚好看完电影《焦裕禄》,便有感而发地写了一个近百字的读后感,十分冒昧斗胆“闯”进报社,时任副总编的殷修武老师接待了我,非常认真地翻看了我的稿件,热情和我攀谈,耐心地讲怎么写稿、怎么投稿,并鼓励我多写多投。

我的处女作便在当时的《铜陵有色报》上变成了铅字,尽管被删改后只有几句话,但看到自己写的东西被报纸刊登,那种心情如同中奖一样甜蜜,如同秋收一样满足,第一次感到《铜陵有色报》离我很近很近。于是,便隔三差五的写稿、投稿,当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变成那些个“豆腐块”,心中便盛满了喜悦和满足,更多的是在写作过程中增长了知识与才干,提高了文字写作水平,不久就被矿办公室相中,有了一段当秘书的经历。

这些年来,报社多位编辑老师

陈文革

《铜陵有色报》帮我圆梦

学生时代就梦想有一天,自己能够在某报刊上占有一席之地,发表自己的“豆腐干”。工作后,是《铜陵有色报》帮我圆了这个梦,让我的名字变成了魂牵梦绕的铅字。

在集团公司召开的2012年度总结表彰大会上,我所在的天马山矿业公司选矿车间碎矿班荣获集团公司2011年度优秀标准化班组荣誉称号。闻此喜讯,大家欢呼雀跃。车间领导打来电话说:“小吴,你们班获得如此殊荣,很不容易!你回家写篇稿件,把你们班所做的工作好好理一理,往《铜陵有色报》投稿。”我当时一听就急了:“啊!天马内部网我还是凑合着写呢,往《铜陵有色报》投,恐怕……”“你还没写,怎么就知道不行。你就把班里的特点写出来就行。告诉你啊,这是任务!”领导未等我说完,加重了语气下达了命令。既然是任务,那只有赶鸭子上架了。夜深人静时,我面对电脑,回想着班里那些长期伴着星星、顶着月亮奋战在生产一线的员工,那种舍小家、顾大家的奉献精神,灵感由此而发,不知不觉间把手里的键盘敲得“啪啪”作响。

第二天上班,我便把“创作”了一晚的稿件交到了车间。几天后,矿里林积才部长看到我说:“小吴,那篇稿子内容不错,只是题目有所欠缺,没有达到画龙点睛的效果。我帮你改了改,回头你看看《铜陵有色报》。”嗯,叫我写《铜陵有色报》,这么说,我的文章上报了,心中窃喜。每天一拿到《铜陵有色报》,我就赶紧先“扫描”一遍,看看有没有刊登我的稿件。终于在2012年4月26日《铜陵有色报》二版的最上方,

对我们业余通讯员一直鼓励尽心,关爱有加。原报社副总编周宗雄老师不仅给我们讲过课,还亲笔题赠赠书,态度至真至诚。更让我难忘的是:去年8月的一天,我正在家休息,一个显示为铜陵的来电响起,我迟疑地按下接听键,“你好,是陈文革吧,我是《铜陵有色报》范德玉。”“啊,范总!”一时让我难以置信,有点大喜过望的感觉,“《安全三字经》是你自己写的吧,非常不错,我们准备采用,望你修改一下发来好吧?”面对范总的亲切话语,我感受到被尊重、被重视、被认可。那一刻,一种新的写作激情与投稿欲望再次被点燃、被催化。还有一次,我匆忙中错把内部事迹材料当作新闻稿件通过邮箱发到报社,编辑老师专门给回复:“陈文革你好!你发来的两篇人物是材料,可能发错了,请重新发。”善意的提醒让我获益良多,我为自己的大意而懊恼、自责,更为编辑老师的耐心与诚恳而折服。还有许多编辑、记者老师或是传播新闻理论与实践的老师,或是传递信心与关爱的至交,或是以文相吸以网相聚的O友,经常得到他们的指点关爱,更是让我受益无穷。《铜陵有色报》的编辑、记者老师,他们用心编稿、写稿,传播正能量、弘扬主旋律,正是他们的不懈努力,才有了报纸的飞速发展,由周一刊进展到周三刊,由小四开四版扩大为对开四版,更借力信息化有了电子版,只要轻点鼠标,就可以浏览到昨天的报纸;投稿再也不用跑邮局贴邮票,当天的新闻当天就可传到报社,再也不会让新闻变旧闻了;报社还非常体贴地给我免费寄赠一份《铜陵有色报》,可以坐在家中学习、阅读,我想这正是办报为职工、为职工办报的人性化管理理念得到最好诠释吧。

一味好客,可以饱人口福;一首好歌,可以铭心刻骨;一份好报,可以启迪心灵,陶冶性情,让人记住,成为挚友。《铜陵有色报》便是我最好的良师益友。

陈文革

《铜陵有色报》帮我圆梦

几个大大的字《天马山上最亮的“星”》跃入眼帘,至今我还记得当初的血脉喷张和梦圆后的欣喜自豪。自此后,我胆子大了起来,遇到班里的好人好事就及时写出报道投往《铜陵有色报》。尤其是参加了《铜陵有色报》社举办的通讯员培训班,从编辑老师和老通讯员们所传授的写作技巧,使我的眼界更加开阔,学会了用“敏锐”的眼光去发现新闻、挖掘新闻。每当华灯绽放,万籁俱静时,我便打开电脑将白天发现的一个个“闪光点”一个字一个字地输入电脑。往往,一篇稿子完成关灯睡觉时,思绪还在电脑前打转,这个词用得妥不妥当、换个角度是不是更好?

通过不断地写稿、投稿、读报、反思,加之领导及报社老师的鼓励和指导,使我从开始的胆怯、费劲到现场的自信、流畅,写作水平逐渐有了明显的进步。从2012年写4篇稿件到近两年每年10多篇稿件,数量、质量都有了明显提高。在2014年《铜陵有色报》举办的征文活动中,我有两篇稿件获三等奖,一篇获优秀奖。

在我们选矿车间每个大班的《班组园地》里,张贴着《铜陵有色报》刊登的本单位的新闻稿件,不仅向员工宣扬先进风采、提供学习榜样,也鼓励稿件中报道的先进员工继续前行。同时,看着稿件下方作者的名字,也激励着我要多写稿、写好稿。

60年的漫长岁月,《铜陵有色报》犹如一颗启明星伴随了铜陵有色的创新、发展、壮大的辉煌历程,也照亮了无数个新闻爱好者、业余通讯员成长、成才、成功的脚步。作为一名新兵,我真诚感谢《铜陵有色报》助我成长。

吴奕敏



图为《铜陵有色报》社举办通讯员培训班。

王红平 摄